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5年1月12日

教育问题谈

教育与乡村关系的三大问题

□程平源

最近这几年，尤其是撤点并校以后农村教育暴露出很多问题。诸如：学生上学远问题，寄宿制学校问题，大班问题，校车安全问题，辍学问题，农村师资匮乏问题，等等。

技术和行政层面是容易操作的，但是教育的进步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就可以解决的。解决今天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首先要知道问题在哪里？根据调研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农村教育存在三大问题。

教育收费化疏远农民

2013年高考之后，据报导有100万学生弃考，这其中大多数是农村考生。同时报导称2013年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699万人，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对今天的中国教育而言，高考已经不再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时刻，大学毕业有可能就失业。同时对每个家庭来说，教育投入又极其昂贵。教育产业化使得教育变成了商品，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场所。但是对农村学生和家长来说，教育目前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行业。与其投资失败不如不投资，这就是目前农村学生放弃高考的原因。

前些年我们在农村调研的时候，有些农村妇女会感叹为什么打工挣的钱越来越多，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紧。一个孩子的妈妈说：“我和孩子爸爸每年在外打工有几万块钱收入，一个孩子在上大学，一个孩子在读中学，一交学费钱就剩不了多少了。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个学期只有几百块钱学费，现在是一年几千块、上万块地交。所以我们还是很穷。”

一方面是昂贵的教育投资，另一方面是越来越低的收益率，两方面导致现在农村家长对教育的期望值普遍降低。教育既然不能改变命运，还不如早早地出去打工，现在很多地区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即打工”的现象非常突出。打工挣钱直接体验城市生活对农村孩子有更大的吸引力。

目前农村青年在外打工，挣钱回来盖房子，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但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崇文重教的传统正在消失。乡村教师、乡村文化人、手艺人不再被人尊崇，那些在外面做生意发了财的村民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

当教育成为一种商品的时候，消费者就会考虑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计算回报。这时牺牲的是教育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表面看起来，教育市场很繁荣，但它却是以摧毁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价值为代价的。

城市化教育远离农村

看一看当下农村教育报道的标题，我们就知道今天农村教育的现状了：设施完善无师生，农村学校多空壳；城里教室挤爆棚；教育“小移民”猛增，城市学校不堪重负；大城市流动儿童上学难。

前一段时间笔者去安徽徽州地区调研，在一个人口有3000人的村子里发现村小已经关闭，撤点并校以后村中的留守儿童在邻村小学上学。就是这样一个年级也只有不到十个学生，并且只有四个年级：一年级和三年级在一个班上课，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个班上课。两个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轮流上课，一个年级上课时同班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其他课程都是用教学点的网络来统一授课。我们参观的时候感觉校园宽敞、整洁，新建的教学楼里教室亮堂，有电脑室、绘画室、图书馆等。

我们了解到村里的孩子有的随打工父母进城读书了，有的去县城读书了。人们谈到那些留在村小读书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是怀着同情和不屑的态度，在村民看来，只有没有本事的人才会留在农村。

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对农民子弟的教育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城市教育的门槛过高，大多数流动儿童难以享受城市教育资源，留守儿童大多逃离乡村，进入城镇接受教育；城市化趋势逐渐掏空乡村的人才、文化自信、经济基础、一切与传统相关的社会生活和价值，村庄的组织资源、公共空间不断萎缩凋敝。

昔日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的文教中心，现在逐渐边缘化，随着大量学生逃离农村，形成进城上学热，乡村教育开始失去乡村文化高地的地位，割断了农村的文脉。

教育应试化遗忘农业

在农村调研期间，我们发现陈旧的教学方式阻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依然沿用“一支粉笔＋一张嘴＋一本书”的方式教学，采用单一的灌输式授课模式，学生基本也是用“听、写、读、背、考”的五段式方式学习，授课枯燥无味，学生觉得读书是一件苦差事。这样的教育磨灭了学生多样化的个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不能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热爱和探究精神。

应试教育加重了师生的教学负担，让学生读无用的书考无用的试，暴露了它不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的实际需要，这也是学生厌学弃学的一个原因。

1926年陶行知发表了《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讲，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乡村教育。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叫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今天的应试教育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它的意义在哪里？如果它不再能为底层民众提供社会上升渠道，同时又割裂学生与日常生活、与自然的一切联系，只是消磨一个初生牛犊与生俱来的创造性，耗尽他们的青春，通过应试教育贬低和淘汰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把一个没有创造性没有活力的人推向社会，这样的教育意义何在。

调研中村里的老人说，过去每到农忙，学校都会放一周左右的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现在农村学校跟城里学校一样，追求的是成绩，是上重点中学，至于童年的快乐，乡土记忆，都不在意了，有些农村的孩子连田里种的东西也不能完全分清楚。

现在的农村教育将学生禁锢在教室，脱离了大自然，脱离了农村生活。实际上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让学生走出教室，观察农村生活、参与实际劳动，在观察和动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开发学生的潜能，是一种重要的体验，也是以后生活和学习的基础。

建设乡村才能发展乡村教育

如果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农村教育问题是结构性的，是城市主义发展观导致的，教育资本化在其中推波助澜，教育应试化将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我们就需要深思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

教育是立国之本，本立而道生。考虑民族前途、谋一国之发展的人总是先考虑教育改革，所以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以教育为中心展开的。当时以晏阳初、陶行知为主的乡村教育家，主张办“适合乡村生活实际的活教育”来建设乡村社会。陶行知反对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提倡“活教育”：“使得个人的生活更加泽润、丰富、强健，更能抵御疾病，战胜困难，解决问题，担当责任。学校必须给学生一种生活力，使他们可以单独或共同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乡村建设的社会改造运动立足于社会、立足于文化来改善社会道德、环境卫生、身体素质，并推进文化教育和经济。相比于今天牺牲社会道德、文化教育、卫生环境等发展经济的思路，他们的社会改革和教育的思想比我们成功得多，因此他们的思路和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晏阳初、陶行知们深知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教育问题，所以当时的乡村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时代潮流。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和教育问题，为明天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村教育谋求更好的发展。

救救孩子

□梁　鸿

我的母校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面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茂盛的菜地，正中央原来矗立旗杆的地方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在那里。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它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楼下几间里面多是堆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庄最高的地方，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经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瘦小，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样式。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有自己的看法，常有惊人之语出来。

我今年五十五周岁，七八年（1978年）我初中毕业，上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这些我都记哩清，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说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都不含糊。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八十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九二年（1992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九二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

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是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接送。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小花钱儿也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大字“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我有些走神，发呆。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本文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一书）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作者：阿朗一笔

作者：李铁

编者按：中小学校的大量撤并，减少了政府的教育成本，相应地增加了社会教育成本，加剧了村庄文化衰亡。学生每天在路上奔波，也导致校车的交通事故增加。如何以学校为支撑建设村庄文化，是一个对社会影响较大的问题，需要做系统评估。

学校消失给村庄带来的变化

□张　黎

现代学校进入村庄不过百余年历史。清末，新式小学开始在广大乡村兴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兴办新式小学的热情愈益高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极力倡导和鼓励群众办学，大量的“民办小学”（又称村办小学，简称村小）得以兴建，在最高潮时期，形成了几乎“村村有学校”的格局，这些学校对于我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从村庄的层面上看，学校是村庄的文化中心，是村庄文化传承的纽带，学校与村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一场景已经悄然改变。

留下“寂静的村庄”

从2001年始，税费改革的大幕在我国广大农村逐步开启，改革规范了农村收费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三农”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因取消了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同时国家教育投入机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导致农村教育经费不足，办学条件难以保障。在这种政策环境下，通过中小学布局调整集中办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财政压力，成为政府的一种自然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也是建立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学校规模一再缩小、生源一再减少的客观现实基础上的。

同年，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学校布局调整，全国县镇以下的农村中小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撤并，这种大规模的撤并一直延续了十个年头，2012年，针对学校撤并带来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文明确提出“严格规范学校撤并程序和行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这标志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这一教育政策的叫停。综合来看，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政策，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于完善税费改革和确保改革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对农村教育整体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坐落于村庄中的学校（多为小学和教学点）被大量撤并，导致农村学校数量大幅下降。以湖南为例，小学阶段，2012年农村学校数为6836所，比10年前减少2/3以上；初中阶段，2012年农村学校数为1622所，比10年前减少了近1/3。布局调整前“一村一校”的局面被完全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几村一校，许多地方“成果”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一乡（镇）仅有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

由于位于村庄里的学校被撤并，在家门口读书成为奢望，村里的孩子不得不去较远的学校读书，有调查表明撤校后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增加4.05公里，上学路程普遍变远，造成交通安全隐患和教育成本的增加。一些稍有经济基础的农户为追求更便利的条件、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陪读”或举家“外出求学”，由于学生转移而引发农村家庭迁移，山西吕梁市离石区枣林乡任家山、松家峁两个村庄就是比较典型的出迁户样本。据《山西晚报》报道，为照顾到外地读书的儿童，两个村庄均有约40%的农户外迁，该乡90%以上的自然村或行政村的学校因撤并而消失，学校数量减少了86.6%，相应地该乡人口也不断流出。当然，村民外迁并不单单是因为教育因素，搬迁一般是由多种综合因素决定的，有文化单调、交通不便、外出务工等等因素，但不可置疑的是，教育往往是其中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校消失，儿童外出求学，妇女外出陪读，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诸多业已空心化的村庄从过去的“613899”部队逐步向“99”部队演化（61指儿童，38指妇女，99指老人），老龄化的态势十分严重，只有到寒暑假期，才听到孩子们的喧闹和嬉戏声，村庄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沦为不闻童子声的“寂静的村庄”。

加剧村庄文化衰亡

在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学校从开始的嵌入村庄，到逐渐融入，已经成为村庄社会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学校作为村庄的文化中心，负载着村庄的前途与希望，是一个村庄的未来之所在；学校更是村庄的文化高地，对于村庄文化具有保存、引领、传播、拓展作用。传统农业社会知识手口相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一代代村民必须依赖学校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文化的洗礼，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村庄和学校两个公共场域共同作用、交互影响，推动村民实现了最初的社会化，推动村庄逐步走向现代化。

然而当前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就是，由于城镇化、村庄兼并等等原因，我国村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据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统计，近十年来我国村庄减幅高达25%，一天约消失村庄80个到100个。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一直保持着稳步提升的态势，2013年城镇化率为53.7%，据预测2020年将达到60.34%，这意味着村庄已经进入到一个迅速消亡的时期，其消亡的步伐短期内不可能放缓。但这并不代表村庄将会走向终结，对于中国这一农业大国而言，村庄已经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是我国传统文化、农耕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作为我国近半数人生产、生活的场所，村庄不可能全部消亡，只能逐步向现代转型。村庄的转型与发展，不仅仅需要经济层面的支撑，还需要文化层面的支撑，以提供村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方面的健康氛围、精力动力与智力支持，增强村庄凝聚力和创造力。

随着学校消失，村庄的文化高地不在，村庄文化脉络的维系受到了影响；青壮年、青少年长期“不在场”，对村庄的疏离感逐渐增强，村庄后继乏人，绵延千百年的村庄文化面临传承及拓展危机。特别是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新型城镇化的行进，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指征的村庄文化正在大面积式微，农村文化呈现虚化、空洞化的现实背景下，学校的进一步消失，无疑更进一步加剧了村庄文化的衰亡，给当下的村级文化建设带来很大的挑战，对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以学校为支撑　重构村庄文化安放未来

千百年来，村庄文化曾经提供过我们民族奔跑前行的能量，构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印记。今天，毋庸置疑的是，在许多地方的发展进程中，仍存在重视经济层面的建构、忽视文化层面的构建的现象。面对当前村庄不断消亡，村庄的原子化、无序化，村庄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还需要重新思考村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村庄文化的功能与作用，村庄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前景。特别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随着村庄的合并、精减、重组，村庄文化重构应受到应有的关注。学校作为村庄的文化高地，不仅具有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天然优势，同时也具有培育与传播现代新兴文化的内在功能，因此应着力调动、激发学校的文化功能，充分重视学校在村庄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在后“撤点并校”时代，应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在学校布局、教育计划、教育目标等方面更多地“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农村学校，认识小规模学校存在的必要和自身价值，支持小规模学校的重建与发展，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采取倾斜保护政策，有倾向性地配置教育资源，可设立小规模学校专项经费和教师专项经费，优先选聘本地教师，建立“走教”制度，保障小规模学校的正常运转，并实现灵活性、多样化和特色发展，使教育的发展能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

进一步密切村庄学校与村庄本身的关系，推动学校本土化发展，引入乡土课程与参与式的体验教学，通过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将传统地域文化和乡村文化引进校园，同时结合现实需要着力培养村民公民意识，推动乡村生活方式、村规民约的重建，发挥学校教育在村庄文化建设、村民家园归属感、村庄文化认同感建立中的功能与作用，为村庄文化重建奠定精神基础，从而激发村庄的生机与活力，让村庄的未来得以安放，让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石不断夯实。